

廿二史劄記

卷之三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一

陽湖 趙翼 雲崧

明史

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遼史簡略宋史繁蕪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潔叙事簡括稍爲可觀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蓋自康熙十七年用博學宏詞諸臣分纂明史葉方藹張玉書總裁其事繼又以湯斌徐乾學王鴻緒陳廷敬張英先後爲總裁官而諸纂修皆博學能文論古有識後玉書任志書廷敬任本紀鴻緒任列傳至五十三年鴻緒傳稿成表上之而本紀志表尙未就鴻緒又如纂輯雍正元年再表上

世宗憲皇帝命張廷玉等爲總裁卽鴻緒本選詞臣再加訂正乾隆初始進呈蓋閱六十年而後訖事古來修史未有如此之日久而功深者也惟其修於康熙時夫前朝未遠見聞尙接故事跡原委多得其真非同後漢書之修於宋晉書之修於唐徒據舊人記載而整齊其文也又經數十年參考訂正或增或刪或離或合故事益詳而文益簡且是非少而後定執筆者無所徇隱於其間益可徵信非如元末之修宋遼金三史明初之修元史時日迫促不暇致詳而潦草完事也他不具論自魏收李延壽以子孫附其祖父遂代人作家譜一傳中
有數十百年事閱一傳卽須檢默朝之史宋子京以爲

簡要其實轉滋督惑明史立傳則各隨時代之先後除
徐達常遇春等子孫卽附本傳此彷史記漢書之例以
叙功臣世次楊洪李成梁等子孫亦附本傳則以其家
世爲將此又是一例至祖父子孫各有大事可記者如
張玉張輔父子也而一著功於靖難一著功於征交則
各自爲傳以及周瑄周經耿裕耿九疇楊廷和楊慎瞿
景淳瞿式耜劉顯劉紹等莫不皆然其無大事可記者
始以父附子以子附父如何文淵先敘於其子何喬新傳首劉仁宅先
敘於其子劉大夏傳首此以父附子也林翰傳
後附其子延祿及孫子濂許進傳後
附其子誥讚議論等此以子附父也

有戰功則御蕃可附肇基傳矣而以其功在登萊則寧
附於同事之徐從治傳而不附肇基傳其他又有稍變

通者徐壽焯儕號稱帝應列羣雄傳而以其不久爲陳友諒所殺則并入友諒傳而壽輝不另傳姚廣孝非武臣而以其爲永樂功臣之首則與張玉朱能等同卷黃福陳洽等皆文臣柳升王通等皆武臣而以其同事安南則文武同卷秦良玉本女土司而以其曾官總兵有戰功則與諸將同卷李孜省陶仲文各擅技術應入方技傳而以其藉此邀寵則另入佞倖傳此皆排次之爲當者也自宋史數人同事者必各立一傳而傳中又不彼此互見一若各爲一事者非惟卷帙益繁亦且翻閱易眩明史則數十人共一事者舉一人立傳而同事者卽否附一小傳於此人傳後卽同事者另有專傳而此

一事不復詳叙但云語在某人傳中如孫承宗有傳而柳河之役則云語在馬世龍傳中祖寃有傳而平登川之事則云語在朱大典傳是也否則傳一人而兼叙同事者如陳奇瑜傳云與盧象昇同破賊烏林關等處象昇傳亦云與奇瑜同破賊烏林關等處象昇王化貞一主戰一主守意見不同也而事相涉則化貞不另傳而并入延弼傳內袁崇煥毛文龍一經略一島帥官職不同也而事相涉則文龍不另傳而并入崇煥傳內此又編纂之得當也而其尤簡而括者莫罪附傳之例如擴廓傳附蔡子英等陳友定傳附靳義等方孝儒傳附盧原質等以其皆抗節也柳升傳附崔聚等

以其皆征安南同事也李孜省傳附鄧常恩等以其皆以技術寵幸也至未造殉難者附傳尤多如朱大典傳附王道焜等數十人張肯堂傳附吳鍾巒等數十人而史可法傳旣附文臣同死揚州之難者數十人若再附武臣則篇幅太冗乃以諸武臣盡附於劉擎基傳以及忠義文苑等莫不皆然又孝義傳旣按其尤異者各爲立傳而其他曾經旌表者數十百人則一一見其氏名於傳序內又如正德中諫南巡罰跪午門杖謫者一百四十餘人嘉靖中伏闕爭大禮者亦一百四五十人皆一一載其姓名蓋人各一傳則不勝傳而概刪之則盡歸泯滅惟此法不至卷帙浩繁而諸人名姓仍得見於

正史此正修史者之苦心也又高倬後附書南都殉難者張捷楊維垣黃端伯劉成治吳嘉允冀廷祥六人而所附小傳但有端伯以下四人捷維垣獨缺則以此二人本屬其事已見各列傳中不屑爲之附傳此則附傳中又自有區別益以見修史之斟酌不苟也至諸臣有關於國之興替事之功罪則輕重務得其平如李東陽徐階高拱張居正沈一貫方從哲熊廷弼袁崇煥陳奇瑜熊文燦楊嗣昌等功罪互見枉倖並呈幾於無一字虛設雖篇幅稍多而非此不足以盡其曲折執筆者不知幾經審訂而後成篇此明史一書實爲近代諸史所不及非細心默觀不知其精審也

史立傳多存大體

明史立傳多存大體不叅校他書不知修史者斟酌之苦心也如龍興慈記徐達病疽帝賜以蒸鵝疽最忌鵝達流涕食之遂卒是達幾不得其死此固傳聞無稽之談然解縉疏有劉基徐達見忌之語續舊傳李仕魯疏亦謂

徐達劉基之見猜幾等於蕭何韓信

舊傳

此二疏係奏帝

御覽必係當目實情則帝於達基二人疑忌可知也今

明史達基二傳則帝始終恩禮毫無纖芥蓋就大段言

之而平時偶有嫌猜之處固可略而不論且其時功臣

多不保全如達基之令終已屬僅事故不復稍著微詞

也又如草木子載宋訥以元臣降爲國子祭酒極意嚴

刻以稱上意監生自縊者月不乏人死必驗視乃斂其
酷甚於周興來俊臣云而明史訥傳絕不及之但謂其
次子復祖爲司業誠諸生守訥規違者罪至死而已又
如張輔之死據庚巳編謂輔從英宗北征土木之難逃
歸與家人訣而縊死於先墓今輔本傳則但謂從英宗
北征死土木之難絕不及逃歸自縊之事蓋訥以嚴重
立教最有師法輔四朝勲德白首無間言故名著其所
優而小疵在所略也又如楊廷和之人間雙岐雜記謂
由劉瑾之力而本傳絕不及并言廷和忤瑾瑾摘會典
小誤奪其俸二級是廷和不惟不附瑾且與瑾忤矣于
謙之死以石亨曹吉祥誣以謀立襄王世子故被殺謙

傳但謂曹石之誣而事之真僞傳中不暇縷析則於襄王瞻培傳見之謂英宗復辟後於皇太后閣內見襄國金符乃土木陷後欲召襄王而不果其符遂畱閣中然後知非謙等當景帝不豫時取符也則謙之冤白不辨而白矣熹宗懿安張后國變時生死傳即未確故本朝定鼎但爲崇禎帝及周后發喪成禮而張后獨缺蓋其時有傳張后未死者時南昌淮官史夏隆云國變時后出宮爲李賊所殺下刻旗鼓所得到本舊弁事后無失禮及扶朝其至謂后不可失了朱家體面后遂缢死本朝實錄順治五年間有天津女子自稱張后聚衆擾畿輔又陳玉璽作宦者高水壽傳張后與周后同日縊死後有熹宗妃任氏出宮爲少年所得年餘費其貲且盡任氏怒自稱我張后也胡爲至此聞者不敢隱遂送官永壽獨識之然亦不敢明正其僞故卹典不及至修史時則本紀據陳玉璽所傳大書國變時張后縊死宮中而流賊傳亦稱李嚴保護懿安皇后令自

盡使賢后不遭傳聞之誣歟尤見書法之不苟矣又胡
世寧從剿江西賊王浩入等招降東鄉賊爲新兵已而
復叛事見陳金傳而世寧傳不載徐階當國爲講學會
張岳疏詆之謂講學以富貴功名鼓動士大夫談虛論
寂事見岳傳而階傳不載隴川用兵鄧子龍不能馭軍
因餉稍緩大誤作亂鼓行至永昌大理過會城巡撫蕭
彥調土漢兵夾擊之亂始定事見彥傳而子龍傳不載
蓋爲名臣立傳其人偶有失誤不妨散見於他人傳中
而木傳不復瑣屑叙入此又善善欲長之微意不欲以
小疵累全體也

大禮之議

孝宗崩子武宗立武宗崩無子而孝宗弟興獻王有子
倫序當立大學士楊廷和以遺詔迎立之是爲世宗世
宗卽位詔議追崇所生廷和檢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
授尚書毛澄曰是可爲據澄大會文武百官議請帝稱
孝宗曰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妃爲皇
叔母興獻王妃自稱姪皇帝議三上三却進士張璁獨
疏謂宜別立聖考廟於京師聖母則母以子貴尊與父
同帝大喜於是連駁禮官議廷臣不得已請尊孝宗爲
皇考興獻王爲本生皇考興獻帝興國太妃爲本生皇
太后已而桂萼疏上謂宜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爲
皇考別立廟大內正與國太后之禮定稱聖母張璁又

疏繼之并謂宜去本生之稱帝是之而廷臣伏闇哭爭
帝大怒杖謫者數十人於是席書等議孝宗皇伯也宜
稱皇伯考昭聖皇太后伯母也宜稱皇伯母興獻帝父
也宜稱皇考章聖皇太后母也宜稱聖母武宗仍稱皇
兄莊肅皇后宜稱皇嫂乃詔告天下尊稱遂定今按諸
臣之疏固各有說謂宜考孝宗者楊廷和毛澄汪俊及
滿朝諸臣也廷和疏曰禮謂所後者爲父而以所生者
爲伯叔父母此古今不易之典也毛澄疏曰漢成帝立
定陶王爲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其王後
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師丹以爲恩義備至宋濮安
懿王之子入繼仁宗是爲英宗司馬光謂濮王宜尊以

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乃立濮王園廟以宗模爲濮國公奉濮王祀程頤之言曰爲人後者謂所後爲父母而謂所生爲伯叔父母此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則正統明而所生亦尊矣此考孝宗之說援引漢哀帝宋英宗二案爲據舉朝宗之者也張璁桂萼等則謂哀帝英宗由成帝仁宗預立爲嗣養之宮中其爲人後之義甚明今武宗無嗣大臣以陛下倫序當立而迎立之與預養在宮中者不同是陛下乃繼統非繼嗣也統與嗣非必父死子繼也漢文帝則以弟繼宣帝則以兄孫繼何必奪此父子之情建彼父子之號也已而璁萼又疏言今日之禮

不在于皇與不皇惟在考與不考而方獻夫席書等亦宗
其說疏言爲人後者父嘗立之爲子子嘗事之爲父也
今孝宗本有武宗矣未嘗以陛下爲子也陛下於孝宗
未嘗爲子也且武宗君天下十六年今不忍孝宗之無
後獨忍武宗之無後陛下生於孝宗崩後二年乃不繼
武宗之大統超越十有六年上考孝宗天倫大義固已
乖舛矣此考與獻帝之說聰寡獻夫書等之所執也究
而論之廷和等援引漢哀宋英二案固本先儒成說然
世宗之立與漢哀宋英二君預立爲儲君者不同第以
倫序當立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入繼大統若謂繼統
必繼嗣則宜稱武宗爲父矣以武宗從兄不可稱父遂